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聚仙亭
第六回 真才子揚州投書坦腹東牀 假佳人花園覓偶私效鸞鳳

淒涼天氣，淒涼院宇，淒涼時。孤鴻叫殘斜月寒。燈伴殘花，落盡梧桐秋影瘦。鑿古畫淮就，重陽又近也，對黃花依舊。話表謝白春次日清晨命家人跟隨，竟至公館門首。守門之人遂入內稟報，天師吩咐：「請進相見。」門丁傳說：「請相公相會。」謝廷聞言，隨著門丁來至客堂，天師同宗道台站起相迎，含笑說道：「昨日在府上攪擾，深為感謝。」謝廷深打一躬說：「多蒙二位大人秦鏡高懸，照雪冤枉，活了生員之命，恩同再造。又蒙虎駕降臨敝舍，使蓬輩生輝，三生有幸。」遂施禮落坐。茶畢，宗道台說：「昨晚燈下我寫了一封書信，必須你親身將書投在揚州東門家姊丈陳奉臣處，諒家姊丈見書定然依允婚姻，決不推辭，定然乘龍跨鳳矣。」遂在袖中取出書信，遞與謝廷。謝廷站起身來，雙手接過。天師說：「我亦有書信一封與你。你到揚州入贅之後，即赴京投考，先投書夏太師府中。太師名喚夏連芳，乃是本爵之契友，若見此封書，必然有一前程與你。」謝廷接過書字，謝了天師，起身告辭退出。宗道台亦辭別天師，回淮而去。張天師又向各處巡察妖邪去了，按下不表。

再言謝廷赴縣衙致謝花知縣畢，告辭退出，遂至崔子英家中，拜謝吳氏嫂嫂。吳氏說：「拜托叔叔，至揚州時訪問你二哥的消息，令他回家。」謝廷領命，退出吳宅回到家中，囑咐奶公謝純並乳母諸事，俱要小心照應家務。遂告別，帶了四名家人，兩名書童，僱了船隻上了船。遇順風，兩日已到揚州。船抵碼頭，打發船錢登岸，在一飯店安寓。店家送上茶來，即向店主人詢問：「陳翰林家居何處？」店主人回答：「進城一直走，不到半里之路，就是陳翰林府第。」謝廷聞言，即同家人前去下書。到得陳府門首，家人上前說明，門公進內稟報。正值陳老爺與夫人、小姐在後堂閒話，門公近前稟明，陳老爺吩咐請至客廳相見。陳老爺遂即整衣到客廳。太太聽是兄弟那裡來人下書，不知是有何事，遂同小姐走至客廳屏門後，暗中窺聽。

且言門公至大門外，口呼：「相公，客廳相見。」門公前導，謝廷同家人一直進了客廳，見了陳老爺，口呼：「前輩老先生請上，容晚生拜見。」陳公忙攔阻，連稱：「不敢當。」謙遜了一回，行賓主之禮。禮畢落坐。茶罷，謝廷起身，將宗道台之書呈上。陳公接書，拆看一遍，心中歡喜，遂吩咐家人並管家一同到飯店，將謝相公的行囊搬來家中花園內書房安榻。不言去搬行李，陳公試問謝廷之文，見謝廷有問一答十之才，心中甚悅，遂陪謝廷走進花園書房內安歇。又敘談了一回，陳公方暫告別。回後宅見了夫人，便將書中之事一一說明。太太聽了歡喜非常。日沉西時，陳公吩咐家人備酒席款待謝廷，勿庸煩絮。

自此，謝廷在花園書房安置。陳公次日來書房內講論詩文，一連談講了五七日，並不提起婚姻之事。謝廷見如此光景，打發四名家人、一名書童先回家去，留一書童身旁侍奉。陳公聞知，遂撥來一名書童，書房伺候。陳公係要細細的看謝廷的舉止行藏，故此許久未曾說明。

不覺一住半月有餘。一日晚間月上花梢，用過夜宵酒食，書童無事，已經收拾睡了。謝廷在房讀書，已交二更時分，忽聞窗外有扣戶之聲。謝廷側耳細聽，聲音卻是婦女。毫不睬他，仍然燈下讀書。遲了一刻工夫，又聞扣門之聲，心中暗付：「婦女夤夜至此，豈不知男女有授受不親之理？有心開門，令人觀之不雅；若不開門，攪的不能讀書。不如開門，以正言打發他回去為妙。」沒奈何只得起身開門看視，果然是一女子，年少青春，見了他笑嘻嘻忙啟櫻桃小口，口尊：「謝相公，小奴這邊有禮了。」遂道了個萬福。謝廷驚問：「小娘子，你是本宅何人？夤夜至此有何事？請道其詳！」那女子見謝廷相問，並不言語，只是低著頭，掩著櫻桃口微微頻笑。謝廷甚是驚訝。細觀此女子年約二八，尚未破瓜之時，生得卻有幾分姿色；杏眼桃腮，唇紅齒白，舉止甚是妖嬈，體態正是貌比西施，容勝昭君。謝廷復問：「你倒是本宅甚麼人？夜靜更深到此何干？說明了快快回去，若令人知曉，觀之不雅。」那女子見問，方啟朱唇，露玉齒，鶯聲燕語慢慢說道：「妾非別人，乃是陳府內鳳英小姐的書紀侍女，名喚蘭花。」謝廷驚問：「姐姐為何至此？」那女郎含笑口尊：「姑爺有所不知，小奴今晚奉我家小姐之命，令妾身特意來請姑爺到小姐後樓相會，有要事面商計較。伏乞姑爺不可猶疑推辭，急速隨妾身前去。」謝廷聞言說：「豈有此理！況你家小姐乃是翰林之女，千金之體，為何今夜前來請我？小生乃是讀書之人，何敢越禮胡行？有關閨閣之風，敗壞我遠大前程。此事不敢越禮胡行。男女有授受不親之戒，請姐姐速速回去！若在此纏繞，我必令書童去稟你家老爺知曉，那時你的性命難保！」正是：

風清月白夜宵虛，有女來窺笑讀書。

欲把琴心通一語，十年前見薄相如。

那蘭花姐聞謝廷一夕話，隨走近前將謝廷臉上一抹，說：「快同奴去罷。」謝廷迷迷糊糊、身不由己跟了前去。不多時已至小姐臥樓上，蘭花口呼：「小姐請出來會謝相公。」簾板一響，謝廷舉目以看，見一位如花似玉，貌若天仙的女子，只得近前施禮。只見小姐含羞口呼：「郎君請上坐，受奴一拜。」謝廷只得也還了一拜，口呼：「小姐約小生前來有何教誨？」正問話，蘭花捧過一盞香茶來，謝廷接在手中，那茶香美異常，一飲而盡。茶畢，小姐說：「奴家陳鳳英聞前者郎君投書來此，是家母舅作伐為媒，將奴終身已許郎君。因家父有事，耽誤郎君半月有餘。奴見郎君讀書寂寞，故此特著蘭花請郎君一會，以解憂悶，以舒心懷。」遂吩咐蘭花備酒。不一刻酒餚擺列齊全，三人一桌共飲。謝廷見鳳英小姐酒後又添了許多姣媚，無限的標緻。定眼細看，但見小姐容顏是：

娥眉淡淡未輕妝，敝文姣媚臉盈盈。欲聽襄王之夢備風，楊柳應教不敷小蠻腰。綻露櫻桃，何必浪開樊素口。秋水為神芙蓉為骨，比桃花淡些，比梨花豔些。

帳內，與小姐雲雨。又與蘭花交頸，同衾一度。至五更時，小姐口呼：「郎君速起，遲則外人知曉，羞愧難當。」著蘭花送郎君回書房。

自此一連半月有餘，夜夜佳期。這謝廷精神倦怠，面黃骨瘦，飲食減少。陳公至書房見此光景，心下十分憂愁，請醫診脈，醫言無恙。一日門公進內稟道：「門外有道士手捧一副判子畫，欲賣與老爺。小人回他不買，道士說府上有位書生被妖邪纏住，堪堪待斃。此軸判子善能降妖捉怪，此畫欲賣十兩。」陳公聞言說：「請進相見。」家人至門前說：「有請。」道士進門，陳公迎接，見道士飄飄然大有神仙之氣。隨即恭敬序禮，分賓主落坐。獻茶已畢，那道士將一幅判子畫捧過說：「將此判除與明公，俟應驗了，貧道再來領銀。」陳公遂問：「仙翁在何處名山修真？是何法號？」道士回答：「貧道養性在江西龍虎山，道號一了。」於是丟下此畫，告別而去。此乃金老聖母遣來救謝廷的。

聞言敘過，且言陳公將此判懸掛在書房內，吩咐書童夜晚多加仔細。書童遵命，至晚伏在山上石後偷看，一觀動靜。一更時只見前走的乃是小姐，後隨著蘭花，至書房門首正待進門，忽聞響聲如雷，那紙上硃砂神判手執寶劍從紙上跳下，見小姐主僕逃走，神判追逐。書童驚慌，走進書房，見相公昏臥在牀，不見紙上神判。隨將相公喚醒，將朱判捉妖細述一遍。謝廷聞言心中驚怕，再看牆上朱判已伏於紙上。次晨，書童將夜來之事稟明老爺、夫人，老夫婦一怔。忽見丫環喘噓跑來報事。

不知所報何事，且看下回分解。